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春秋畧記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瓆

謄録監生臣徐步青

讀春秋畧記卷十一

明 朱朝瑛 撰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春秋書元年以謹繼世之始書正月以謹授時之始昭無正終定無正始則當削其元年不當削其正月說者以隱莊元年例之謂元年必書正月而以定公為無正不知隱莊元年之書正月猶之莊二十二年

之書夏五月盖脫簡也非無事而徒書也聖人授天
時以治人事不因人事而廢天時以魯君之不正併
正月而去之無是理也或云定公未立魯國無主正
朔無所承故不書正則改元可以追書而正朔獨不
可以追書乎且正月幸無事即有之將不書乎將書
之而不繫正月乎抑變其文而書之乎未知所處也
執宋仲幾書于京師明其為王事而執也傳稱歸于
京師經第書執不書歸以其不請于王而執之也不

請于王而自執之則必不請于王而自治之仲幾之罪王無所上下其間雖歸猶弗歸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

季氏舍公之子而立其弟衆論有不協者議久而決始迎喪歸故喪至在六月之後者季氏之專制也諸侯五日而殯喪自外至則以初喪之禮治之既殯而後即位故即位在五日之後者定公之循禮也非季氏之專制也李氏曰胡氏引康王延入翼室之事此

乃柩前之定位非告廟臨群臣之即位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

番陽萬氏曰煬宮者考公之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而立蓋始于此昭公在魯已立公為及其在鄆又黜公為而立公衍則國固有適嗣矣季孫舍適嗣不立而立其弟定公恐人之議己于是而立煬宮若曰一生一及此魯之舊制非吾私意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咎在豫者恒燠應之咎在急者恒寒應之以季氏滔天之惡免其誅罰宜有恒燠之災今建酉之月而隕霜殺菽者為昭公怨氣之所感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蜀杜氏曰雉門而有兩觀魯之僭禮也聖人譏之因其事而托義焉何氏曰天子兩觀諸侯一觀門制詳

大雅畧記

秋楚人伐吳

襄陵許氏曰七書楚伐吳僅能一克于朱方餘皆敗而無功書伐不書敗者責其首兵之咎一書吳入郢以終之足以戒矣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延厩書新者因舊而葺之此與南門書新作者去舊而更為之也南門無故而新作書之可也此既被災即不得不更為凡御廩及桓僖諸宮災而重作皆不書此獨書之者魯僭天子之禮遇災而不能革乃復

作而新之是謂天變不足畏也故書以識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一卻公公遂終其身不復如晉差勝昭公矣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公作枝

薛氏曰魯以大夫盟諸侯邾喪未幾而為盟會交失之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晉以蔡人之請而謀伐楚乃能上致天子之元老下合十八國之諸侯即素服于楚者亦皆來會可謂極盛其所以為名必不專為蔡也楚納子朝故以王命討之而主劉子晉人雖已辭蔡王師實未解也但諸侯皆有懈心王師亦不能聲罪致討第侵之而已春

秋亦據實而書以見諸侯之為義不力而王臣之不能以激諸侯也觀明年王人殺子朝于楚則名陵之會豈得置子朝于度外以蔡事為行止耶據左氏傳諸侯未嘗加兵于楚而經書侵傳必有所未詳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姓公作歸

名陵之會將以耡強扶弱也今不能鋤強反肆虐于弱國亦自悖其初志矣書滅沈于侵楚之後罪蔡也

亦以罪晉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公作浩油

昭公不見答于晉卒為季氏所逐公懲之而汲汲于盟諸侯故書公及汪氏曰會與盟公皆與焉則但書諸侯盟于皐鼬如祝柯重丘會盟殊地之例可也又書公及者所以著定公汲汲于後會求為此盟也蜀之盟春秋不予楚主盟則書公及此書公及亦以著晉之不復能主盟也

杞伯成卒于會成公作戍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張氏曰不致以侵楚者公以得盟為幸志不在侵也

劉卷卒

劉子有大功于王室而書卒與王子虎同知定難之功皆出于王而劉子特奉行之者也劉氏曰王制外諸侯嗣内諸侯禄生稱爵其禄也卒稱名從正也葬稱公主人之事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囊瓦以卿帥師而書人者楚勢日衰諸侯復皆外之

自長岸之戰而後楚之伐國皆書人矣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圉公作圄

楚之圍蔡書人晉伐鮮虞書卿帥師見晉之力可以得志于楚而不為見小利而忘大義也

葬劉文公

劉子之謚必命于王春秋書之無異詞則凡書謚者

無譏可知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柏公穀作伯舉公作莒 楚囊瓦出奔鄭 庚辰吳入郢公穀作楚

書蔡侯以者不以却楚之功專與吳也吳習于蠻夷是亦一楚也可以一用而不可使逞也吳進而稱爵者諸侯進之也進吳者蔡而諸侯歸蔡之粟則諸侯皆樂于進吳矣吳楚戰稱人敗稱師奔稱名明書人為

賤之非以其將卑師少也城濮之書人書師殺大夫書名其書法正與此同則此為中國復興之機而桓文之故業可以復見也春秋之予蔡者深矣吳之入郢復舉國號者蔡不能制吳而使吳得逞焉至于君與大夫以班處宮故復外之而不書蔡以恕蔡之弱不以累蔡也書郢而不書楚者楚地甚廣所都非一入郢而全楚固無恙也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不書諸侯與戍陳同義公羊氏云離至不可得序是
已然戍陳之下書救陳歸粟之上不書救蔡故穀梁
以為義邇言近小之事非遠大之義也
於越入吳
高氏曰闔廬爭入郢之利而於越入吳夫差爭盟晉
之功而於越又入吳意有所逐而愛有所忘矣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劉氏曰意如逐君而卒之其異于翬何也曰翬之弒

君也隱而意如之逐君也明春秋之義固有不待貶絶而惡見者則從同同以著當時之失刑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書卿帥師義無襃貶而善惡隨事以見晉之伐鮮虞也有加無已一書再書屢書而未有書鮮虞之入犯者晉之惡昭然矣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速公作遬）

許之甘心事楚其亡固宜然亦鄭實驅之不得以此為許罪也況召陵之會許已就盟乎大夫而滅國春秋所尤惡也許男之不殺則游速之罪似稍輕而沈子之不會召陵則公孫姓之師似猶有名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傳稱周儋翩率王子朝之黨因鄭人以作亂于周鄭于是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晉閻沒將戍周且城胥靡故公為晉討鄭則是役也助晉以奬王室也

然不能聲罪致討苐廹于伯令而為此以塞其意耳故不書伐而書侵此傳明言討鄭之伐胥靡而鄭伐胥靡之事載在四月之後盖因六月之城胥靡而廹言之耳廬陵李氏曰自宣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至是八十年而後一侵鄭再侵齊皆書公此三桓既微之徵也然非公室能張實由陪臣執國命托公以出師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季氏曰春秋書内卿並使者唯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及此年斯何忌耳遂得臣之並使乃遂弒謀之所起斯何忌之並使乃陽虎專權之所為讀者不可不察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張氏曰諸侯惟宋事晉善逆以懐之猶懼不來而大夫瀆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晉之亂政亟行國所由分也

冬城中城

汪氏曰陽虎之徒欲去三家故城中城將挾公以自固備倉猝之變耳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昭三十年鄆潰其不欲附齊者已去其居者遂附于齊故至是而圍之也鄆之附齊非其本志故季仲一圍齊人慮其内叛明年遂歸鄆將以修好于魯而求為會也家氏曰齊之取鄆固非為定公者以善辭請

之景公方圖復伯自將歸之不應遽用師也杜氏曰何忌不言何闕文公羊謂譏二名謬甚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許氏曰齊鄭之盟叛晉也諸侯始復離盟自是無殷會矣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公作沙澤

衛若畏晉不宜叛之既欲叛之又何畏焉乃使結往齊陽為辭會而私于齊侯使執結以侵己而後受盟

是掩耳盜鈴之計也適以示怯于晉宜其有拔手之辱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以鄭歸魯將以餌魯也而鹹沙之盟魯皆不會于是興師伐之齊不能自反取鄆之非惟以歸鄆為德而責魯之報魯豈肯心服哉

九月大雩

春秋書雩惟昭二十五年及此年再見皆主非常之

事應蓋在王室之亂而魯事次之此年王辟儋翩之

亂處于姑猶至十二月始入王城其亂雖滅于前亦

子朝之餘黨也故沴氣之感猶應于天若此春秋不

書其事蓋闕文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魯欲報西鄙之怨而士無鬭志故一侵無功逾月而

再侵之報怨亦已亟矣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襄陵許氏曰宣公以後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盖魯自中世衰矣而欲與齊搆怨以侵易伐其能久乎

公會晉師于瓦

劉氏曰晉興師救魯不以救書者乾侯之辱困亦甚矣晉之諸卿黨臣而抑君今齊師之來未至危急而

三卿以兵赴之此與齊爭伯而非為魯計也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

鄭遂侵衛

晉自召陵之後苟有事于諸侯皆書侵唯哀五年一

書伐衛而已于此見晉伯之衰而不復振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

侵衛

高氏曰為晉興師故書侵與成六年蔑僑如侵宋同

義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晉侵鄭衛鄭衛知晉之無能為也故盟以相結固其叛晉之謀

從祀先公

凡傳與經必不可合者不得强經以從傳若其義之可通者又不得從今而廢古也小人欲有所為必舉從來不正之事公論所不與者取而正之以邀衆譽

而收民心陽虎欲去三桓而先正閔僖之逆祀亦此意也不書僖公者何氏以為兼閔公言是也馮氏之說事或有之然昭公之葬季氏欲溝絶其墓又欲加以惡謚皆以榮駕鵞之諫而止其葬也特以墓道別異之而弗絶也謚以昭而非惡也則其祔于祖廟也必已久矣且禘于莊公書謚此不書昭公則三傳之說為長

盗竊寶玉大弓

傳稱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春秋不書以其叛之初志在于傾三家非叛君也竊寶玉大弓則書之以寶玉為天子之命圭魯受之以鎮其國者大弓為天子之戎器魯受之以鎮其所統之諸侯者土地人民三家有之所世守之而弗敢取者惟此重器今陪臣得以竊之無政極矣易大傳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季氏之謂與書曰盜竊惡夫招盜者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公作囆　得寶玉大弓

季氏曰是時孔子已為中都宰故不煩出令致刑而宗器自得亦可以見聖人之功用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伐不果伐故書次盖是時晉雖衰齊衛猶畏之也傳言克夷儀經不書經書次于五氏傳言將如五氏過中牟而齊師為中牟人所敗未嘗至五氏也傳言恐

未可信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夾公穀作頰

是時晉之權臣擅命政出多門不若齊景之為君晏嬰之為相猶未有大失也與其附晉毋寧附齊故夾谷之會孔子輔行其籌之必審矣春秋之世伯令不行則彼此離合紛紜不常夾谷既會而後孔子之為

政乎魯者不過三月而齊魯之平終景公之世而不變晉亦終不以討鄭衛者討魯則聖人之舉動必有以大服乎人者傳之所載尚未得其百一也書及者內志也欲除內難必先平外患而後可其汲汲于平齊者不可謂非聖人之意謝氏曰暨齊平者彼欲平而我亦欲之也及齊平者我欲平而彼從我也宋楚之平起于下故書人齊魯之平起于上故書國

晉趙鞅帥師圍衛

晉圍衛邯鄲午殺人於門中則午之衛貢五百盖在
此時如是則衛亦甚怯矣及晉殺涉佗以謝捘手之
罪而求成衛反不許何也以晉人狗利知其無能為
也捘與狗骨則起而相牙方自鬬不暇何暇伐人衛
所以堅于從齊復有安甫之會也李氏曰前書侵見
義之不足以服人此書圍又見力之不足以服人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七年齊已歸鄆九年陽虎叛而以鄆讙奔齊齊復取

之至是乃來歸也龜陰即汶陽之田成八年魯歸于齊者經書歸地者有矣而書來歸者唯祊及此皆情之所願也然祊書來歸繼書我入則雖順于情而已違于義此則情與義無不順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公作費

叔氏有郈季氏有費皆大都而耦國叔季以此拒公室家臣即以此拒叔季報施之反理勢然也至于兩

次師師自圍其邑病亦甚矣一書再書所以甚其病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是時宋景嬖寵桓魋諸卿皆有去志夫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大心之避事而偽辭疾地之奪馬而不忌于君其見出宜矣故皆以自奔為文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安甫公作鞌） 叔孫州仇如齊

盟鹹盟沙又為此會雖有晉難而交益固鄭衛之棄晉也决矣魯自夾谷歸田未及一載又以致郈往謝其結好于齊者亦深若不復知有晉當是時齊可以復桓公之業而不能春秋書其事以為晉惜也亦轉為齊惜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暨下公穀有宋字

凡以弟書者皆其君之所私暱者也地為辰之兄而稱公子則亦宋元之子而宋景之同産也辰獨能挾

其大臣以出則其平日之權寵可知故地之行止自謂可以必之于君一不見聽即忿而出奔亦近于驕者矣此辰之所以書弟而地則否也三傳皆謂母弟書弟豈當時之惡習固然春秋書之以為譏與則陳招何以忽書弟忽書公子且陳招可以書弟鄭段何獨不弟此說之不可通者也暨者同欲之以桓魋故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

蕭以叛

奔而書暨者雖有倡和之不同三人猶同志也叛而書及則惟辰之志而仲佗諸人其脅從者也當其奔也曰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即已有叛志不待入蕭之後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諸侯私盟聖人所不取然修鄰好以息其民亦隨時

之義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侯犯既避邑而奔齊齊人致郈則郈已無患可復取而守也叔孫帥師墮之感於聖人之言而樂墮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衛靈不能治其家而逞志於弱小公孟彄不能安其身而惟狥君之欲二年之間而再伐曹又出於無名

亦大悖矣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季氏曰公山不狃前以費叛魯名孔子猶有善意故邱以再圍乃墮而費之墮則不待圍可見不狃猶賢于侯犯也左氏載不狃襲魯之事恐未可信聖人作為豈無先事之備何至倉皇登臺儌倖一勝乎按哀八年傳吳伐魯不狃帥師故道險以全魯則襲魯之事所必不為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公羊作晉侯

齊魯至是始盟夾谷之會必未盟也故不書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是時三桓惟孟最弱而懿子兄弟又嘗學于聖人苟欲墮之亦易為力何必以兵事煩公觀襄十六年成郛之城原以備齊則公斂陽所云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者此亦實語非托詞也成既不可墮則變易守

宰歸于公室而已施為自有次第而公弗能待也汲汲焉圍之欲乘勝取弱而自以為功夫郈費之墮因其叛也成未嘗叛而圍之于是三家之志疑矣成之所以不可墮而孔子之施為亦不可復行也史記魯世家十二諸侯年表載女樂事皆在此年孔子世家誤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穀無衛侯葭公作瑕

傳稱師渡河伐晉河内以無晉師乃止不果伐也故不

書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既築囿而大蒐則大蒐必非畏備之心亦以從禽耀武而已廬陵李氏曰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以為齊人已服叛臣已去國家閒暇可以般樂耳此决非孔子用事時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傳言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是以君命圍之也故荀

躒曰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均則鞅之書叛以拒君命也夫三臣之罪同而獨加兵于鞅者以鞅之專㦸實為禍始也且晉陽地險兵強恐其據之以作亂則為晉之患耳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荀寅下公有及字

晉侯聽荀躒之言遂舍鞅而伐范中行氏是范中行可伐也鞅未逐而伐之此范中行所以不服也至于伐公不勝而奔朝歌比于趙鞅則為效尤而更甚焉

其罪同故書法亦同知趙鞅之入止拒范中行而寅
吉射之入為拒公則書法亦宜稍有軒輊豈得絶無
分别如此

晉趙鞅歸于晉

三卿之叛知躒請皆逐之而韓魏獨為趙氏請于是
范中行逐而趙氏得歸晉之六卿其存者四卿韓魏
與趙合而知氏亦孤三家分晉之本成于此矣陳氏
曰叛臣未有書歸者叛而書歸則佚賊不足言也

薛弑其君比

此亦闕疑之辭也與晉州蒲莒麻其吳僚同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周禮冢宰兼統宫中亦惟嚴宫正宫伯之選治之未

亂之先而已既亂而後治之雖古大臣有所不能公

叔戌何如人乃欲去夫人之黨其見逐宜矣趙氏曰

是時諸侯紛擾其大夫三五而奔三五而叛如宋之

華向邾之三叛臣宋之樂大心公子地之屬往往成

羣今衛之亂公孫戍趙陽北宫結亦相繼出奔是豈一一得罪於君相扼不勝魚貫而出此又風俗之一變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二月公作三月孫公作子牂公作䍧

頓楚之與國四年晉乘楚亂而合諸侯頓亦背楚從之故楚滅頓以歸者以歸楚耳陳亦與楚同罪者陳昔被滅于楚幸而得復今不自念其禍反助楚以滅

人國故春秋惡之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吴于檇李吴子光卒

檇公作醉

雞父之戰吴以罪人敗楚今越之敗吴亦以罪人此法自吴創之越變而益奇吴遂不及覺然則用詐者適以自詐也書敗而卒猶書門于巢卒總之玩兵以滅其身自取之耳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作堅又作掔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

會于洮

朝歌故衛都後為晉有寅吉射之奔必以朝歌附衛故衛欲救之求助于齊為牽之會卒不成救則又為洮之會也洮雖衛侯不與傳稱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非有求焉何為而獻地乎大抵衛有叔戌之難不能頻出齊侯以盂故身任朝歌之事為之邀宋以共助也宋以蕭之叛恐諸侯或助之故不敢辭會以忤齊然亦未嘗往救則必辭之于會矣三會之書

總惡齊之黨叛也傳稱鄭救朝歌此反不會者其交
素固不必復會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傳云戎有受脤又云受脤于社周禮大宗伯以脤膰
之禮親兄弟之國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是禮
有受脤亦有歸脤也但定公立十四年未嘗遣一介
于京師而天子千里歸脤春秋書此亦大有感矣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

常山劉氏臨江劉氏皆謂蒯聵無弒母之事乃南子惡其規已而譖之故春秋不去其世子此說頗為近情或疑楚商臣蔡般皆書世子不知此不待貶而惡見者與書出奔不同也使蒯聵果有弒母之事不去世子則無以見其大惡矣其書世子出奔特以太子事親不知有隱無犯之義也南子知慕孔子自可積誠敬以悟之宋朝身處羈旅亦可假他事以殺之也若唐太子重俊之殺武三思其義則正其事則逆亦

未知春秋之權衡耳公孟彄事無道之主既不能格
又不能去其見逐也又將誰咎故亦以自奔為文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三書宋公之弟始終譏宋公也辰既以叛書而此書
來奔則亦譏魯之納叛也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張氏曰蒐而邾子來會則公親蒐矣而不書公以軍
政不屬公也廬陵李氏曰蕭叔朝公于穀邾子會公

于比蒲非其所也

城莒父及霄

一時而城二邑勞民甚矣無冬冬闕文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汪氏曰以去年來會為未成禮故復來朝未幾又來奔喪其卑屈亦已甚矣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以鼠食牛致死其為災異顯然不知戒而改卜是以

天變為不足畏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去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之怨也召陵之十八國助楚者有矣卒無一人起而救頓與胡者是楚復振而諸侯皆畏之也故滅頓復書大夫滅胡復書楚子胡歸姓昭公之母曰胡女敬歸路史以為姬姓非也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鄭罕達帥師伐

宋^罕公作軒^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公作遽蒢^

鄭宋間有隙地相與盟曰勿有是宋公子地之屬自蕭奔鄭鄭城其三邑以居焉事見哀十二年傳此書伐之者宋必來爭故伐之鄭黨叛臣以伐其君齊衛救之義也然宋雖會洮而朝歌之救宋不與而鄭與焉故齊衛之親宋不如其親鄭也書次不書救不果于救也齊衛之趨義不如其趨利也

邾子來奔喪

諸侯不親會葬何況奔喪非禮甚矣邾自昭公之世為魯所虐定公為拔之盟終其世不犯故來會來朝來奔喪實感其德也與宣公之奔齊喪成公之奔晉喪公私誠偽情有不同其為非禮則一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姒穀作弋

姒氏者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哀公以喪在殯未及尊其母故卒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天之降罰與敬嬴同其得位不以正也

辛巳葬定姒　冬城漆

漆即邾庶其邑襄二十一年以之來奔者今將伐邾故城之固其所已得者而後可圖其所未得者此三家之謀也

讀春秋畧記卷十一

讀春秋畧記卷十二

明　朱朝瑛　撰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蔡人男女以辨楚使疆於江汝之間是楚欲遷蔡而蔡實未遷也故書圍而已胡氏以為書圍而稱爵者恕楚之辭非也楚之書爵非予之也所以傷中國之不振也家氏曰入郢而鞭平王之尸者吳也蔡不與

焉楚不能報之于强吴而乗中國無伯摟二三小國以釋憾于蔡謂之復仇而仇卒不能復也前年滅頓滅胡今又以兵加于蔡其志在於蠶食小國以為利春秋奚取哉杜氏曰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葢楚封之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宣公忘天子之喪哀公忘親之喪其罪同而此年改卜之牛不復災者魯君遇災多不知戒故天之示儆

日以踈而魯君之越禮日以甚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衛助叛何以稱伐必以衛貢五百為名而聲趙鞅之罪也以晉之受伐見晉伯之衰以齊之助叛見齊之不足以復伯王法亡而伯令亦亡春秋之變於是乎窮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邾之事魯厚矣然所厚者君也三家貪而自用不知有君何知有鄰好哉先之何忌以弱者嘗之使易我而不為備然後出其不意以大師繼之邾必倉皇失措自然求成納賂之不暇矣三家共取田而以二人盟者季孫為主示威以懼之叔仲為輔示德以縻之使不至叛而它去此其籠絡之術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輒之立穀梁以為受之王父亦未必不然使無王父之命則夫子之不為衛君豈待問哉然輒有王父之命而蒯聵得仍稱世子者既立其子則其罪未至於廢絕也蒯聵不得違父命而君其國輒不得恃王父之命而遺其父惟以夷齊之處兄弟者處父子之間委於所可立使毋失社稷已耳乃以父子爭國而求

助于他人天理人情澌滅盡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趙鞅惡衛之救朝歌故因蒯聵以亂衛鄭則黨於衛者故結范中行以禦鞅雖曰兩事實一情也所以蒯聵亦在行間思得一當以報晉耳齊人輸粟不自送之而使鄭人者棘蒲之役蔣趙鞅為易與而不虞蒯聵之善兵也是役也鄭亦為衛禦鞅而已然不免於

助臣之叛君助子之拒父較之趙鞅悖尤甚焉宜其敗也春秋則以趙鞅主是戰者致亂之由鞅實為之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鞭尸處宮之辱楚不能報之於吳必將報之于蔡蔡之遷楚固不如其遷吳也即欲效死勿去亦非君卒可能吳師既入勢自不得不遷然既決計于遷則吳

之怒亦可以善辭解也何必殺執政以說蔡之無謀亦已甚矣故傳言殺公子駟而後遷經先書遷而後書殺者言既失其國又失人心不旋踵而身受其禍有由然也

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以子拒父至于興師則靈公之命之與蒯聵之謀弑其事之有無皆不必論已輙之天性已滅然莫為之助猶畏大國之議其後未必悖亂至此故曼姑主兵

而春秋首國夏者蓋以此也廬陵李氏曰此與宋華元圍宋彭城相對宋事以晉首兵者善晉之討逆也衛事以齊首兵者惡齊之助逆也故彭城書宋以彭城歸宋也戚不書衛不以子制父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

商之三宗周之世室皆有經典明文胡氏以子孫不得選擇祖宗固非然諸侯之有世室必有功德於天下自天子命之而後可魯廟之親盡而不毁者有桓

宫僖宫親盡而復立者有煬宫武宫皆不足以當此

不災煬武而災桓僖者三家皆出於桓而立於僖天

之災之所以譴三家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啓公作開

啓陽在今沂州鲁取沂西田故城之以備邾也

宋樂髠帥師伐曹

薛氏曰討樂大心之亂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吴

獵者公子駟之黨蔡既殺駟以為説于吴矣猶懼吴怨之未解也復放其黨于吴使吴得自治之耳其怯已甚故書人以放微之也凡大夫見逐皆書出奔而胥甲父公孫獵獨以放書無可責焉之辭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句繹之盟季孫不與邾畏季孫而親叔仲矣及季孫斯卒邾必恃叔仲之盟而不為之備故乘其不備而圍之也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殺公穀作弑　蔡公孫辰出奔吴

凡大夫弑君君雖無道無不書大夫名公孫翩書盜非賤翩也賤蔡昭也賤蔡昭者以失人心而賤之也楚之强齊晉不能制蔡昭用吴以亂楚而楚為之大困不敢報怨於蔡者十二年蔡於斯時能内修其政教死守之自可以固吾圉也既受制于吴而失其國又誅逐其臣而大失人心至於變起倉卒而莫為之

救是一匹夫而已故以盜殺書之以為不能自强者之戒陳氏曰書君薨夫人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弑矣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辰與聞乎殺矣杜氏曰昭侯為文侯玄孫而同名必有一誤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事不可考書執惡宋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書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則非盜黨可知公孫者皆翩之族也辰必與聞乎弑故懼而出奔姓與霍不與聞自以為無罪故不去而見殺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蠻公作曼

晉文執曹伯不為宋而執之故曰畀宋人此執戎蠻子則為楚而執之故曰歸于楚不必京師乃書歸也

春秋書此惡其以伯國之遺不能外楚而反為楚役也

城西郛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作蒲

武王滅殷使諸侯各立殷社而屋之以為亡國之戒

天之災之以魯之忘戒與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陳氏曰殺公孫翩不書以為盜則不足討也葬蔡昭

公則書以為盜殺則不必不葬也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公作比又作芘

去年城西郛此年城毗杜氏皆以備晉蓋晉方伐衛
衛在魯西故有震鄰之懼也
夏齊侯伐宋
洮之會至此六年未有釁端齊忽興師伐宋豈以宋
人伐曹執小邾子故託是討之以圖伯與齊景耄矣
妄圖何益
晉趙鞅帥師伐衛
輒以子拒父而趙鞅伐之師出庶幾有名故晉自侵

楚之後凡加兵於中國者惟此書伐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杵公作處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

景公

劉氏曰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

孫氏曰喪事不數閏月以閏月葬非禮也

六年春城邾瑕公作葭

繫瑕于邾書城而不書取又不書大夫帥師則邾之

畏魯不敢復爭魯之甲邾無所復忌皆可見矣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晉之伐鮮虞者至是而五矣此雖以范氏之亂為名其實亦利其土地耳

吳伐陳

吳之入楚嘗名陳侯不至而怨之今已十六年矣而復修舊怨者以其附楚也

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張氏曰高國為齊世臣齊景廢長立少不能諫止乃

從君于昏受其顧命力又不足以衛上委之而逃故

書奔以罪之

叔還會吴于柤

魯政不修務與吴親以資其力君子於此知其必有

吴患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

君荼公作舍

弒君者朱毛也使之者陽生也陽生之入則由於陳

乞也以弑君主陽生則陳乞之罪不著不以弑君主陽生則陽生之罪又不明故于陽生之入也去其公子所謂待貶而惡見者貶絶以見惡也于荼之弑也專主陳乞則以弑君為乞之本謀此春秋誅意之法也觀陽生以君二多難告陳乞而乞不對則其意可知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魯之伐邾宋之伐曹不滅不已春秋備書以著其惡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此報定十五年罕達之師也左氏以為鄭叛晉故夫洮之會宋亦叛晉矣何以責鄭蓋自齊侯伐宋之後宋必復親晉以求援故此之侵鄭以叛晉為名其實則討鄭之納叛也不以納叛為名而以叛晉為名反不足以服鄭故不書伐而書侵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趙鞅前書伐衛矣此復書侵者其志不在討輒而在

于仇范中行故義聲不足以服人也

夏公會吴于鄫

鄫穀作繒

魯之會吴者再矣曾會而諸侯莫有與者則諸侯皆外之可知也故春秋終書國號而已黄池之會以其辭尊居卑則一進之舍是則未嘗進之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薛氏曰伐邾本三家之志今公自為之三家歸功於上實歸過於上也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高氏曰鄭與曹睦救曹非志於義欲報皇瑗之師也

謝氏曰曹病于宋久矣大國莫之援僅見于鄭安得

不書救以予之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宋之入曹猶魯之入邾其國未滅也雖以曹伯歸而

曹之臣民猶據其國以待救未嘗服宋十四年傳向

魋入於曹以叛是曹未服之証也故書入而不書滅

以存曹也

吴伐我

家氏曰不書救邾者茅夷鴻以利說吴吴說於利而動也後且執其君而擾亂其國何足言救乎謝氏曰不至國都則書其鄙至國都則書伐我按外伐惟書國魯則别而書之所以詳内事也哀公以前無不書四鄙者唯此年之吴與十一年之齊以伐我書見魯之結怨於鄰者深也吴雖無怨以邾人激之故也與

吳盟不書諱城下之盟也所謂内大惡諱者惟見逼

於強大不得已而為之者則諱之非是則弗諱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公作僤　歸邾子益于邾

齊間魯難取其二邑亦為邾也魯懼齊與吳合而討

己故歸邾子不得已耳豈真能悔過哉然見難而知

懼即善者機也春秋樂與人為善故書以嘉之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

闡

齊之取讙闡也左氏以為季姬未歸故齊以為討其歸讙闡也左氏以為季姬歸而嬖故因季姬而修好事或有之然其取之也必以邾子之執為名其歸之也亦必以邾子之歸為名聖人嘉其歸田之實即與以存邾之名有所不靳無非成人之美而已書歸不書來比于鄆讙龜陰則非感於義也書歸不書我比于濟西則非狥乎私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

丘

廬陵李氏曰觀左氏所載使有能者無死而止以二人歸則殺人多矣春秋之末取師者二謝氏所謂著其禍之大者是也隱十年鄭莊所伐取者三國皆書人則猶未至於取師也

夏楚人伐陳

六年吳伐陳楚救之不克何怪乎陳之即吳而伐之數數不已宜陳之終不服也

秋宋公伐鄭

既取雍丘之師以鄭為易與始聲其納叛之罪君親帥師以討之故前書侵鄭至是書伐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魯虐邾而吳救之乃吳之虐邾也更甚於魯邾所以忘魯怨而來奔亦大可憫矣

公會吳伐齊

僖嘗用楚伐齊猶曰借之以釋憾今既與齊平矣而會吳伐之直為吳役而已棄親戚而長寇讐何其不智也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吳因齊侯之卒欲加以弑逆之名窮兵深入一逞其志故三日哭于軍門之外益以舟師自海入齊則弑君之言出自吳人齊人實未嘗弑君也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廬陵李氏曰乘吳之亂伐齊之喪無名甚矣故書侵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

衛

書歸易詞也葢輒納之廬陵李氏曰彄蒯聵之黨今

歸于衛必從輒而棄蒯聵也故十五年蒯聵入國彄

復奔齊

薛伯夷卒夷公作寅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六年吳伐陳而楚救不書不予楚之救也今楚伐陳而吳救則書惡楚之虐小也然楚書大夫而吳舉國號者當時諸侯之所進春秋因而進之而實弗與也特以著世道之變而已諸侯之所外不嫌于文與之而實弗敢進也則以著世道之未泯而夷夏之防猶有存焉者也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傳稱師及齊師戰於郊是齊師直逼魯之國都矣蓋

魯之伐齊無名而會吳以伐尤出於不義彼直而强者益强我曲而弱者益弱齊所以逼國都而不能禦也故書伐我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言其柔而好剛取禍之重也哀公之謂與胡氏以此為自反之詞非也横逆之來皆宜自反何必于此

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公作袁

襄陵許氏曰書轅頗之奔以為人臣附上而刻下託公以營私者之戒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廬陵李氏曰吳伐齊而以齊國書主此戰者齊人皆知必敗國書不能堅守以坐困之乃以伐魯方歸之疲兵逞志于一朝之忿師敗身獲為國大辱春秋深罪其輕戰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高氏曰春秋之末何大夫出奔之多也葢是時政在大夫始則相猜相忌終則相攻相逐也按傳稱世叔齊之出事由孔文子齊固不肖而文子所為亦無人理夫子何以稱之左氏固未可信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田賦之說諸家紛然胡氏証據國語其說為長然左氏載孔子之言謂度於禮丘亦足矣其義似與國語不合竊嘗會其意而通之國語所云藉田以力而砥

其遠邇者即孟子所云粟米之征後世所云田租也國語所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者即孟子所云布縷之征後世所云户調也田租之入雖有上下無不征也户調之不齊有不可盡征者鰥寡孤疾則免之惟通一丘以為計則有或不供之里無或不供之丘故曰丘亦足也魯雖變法古意猶未盡亡今兵興日煩户口凋落賦里之法遂壞而一切取之于田于是鰥寡孤疾皆不得免是之謂用田賦詩云哿矣富人

哀此巟獨春秋所謂譏也税畆書初丘甲書作此書

用者猶用郊之用不度可否而用之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禮雜記云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昭公始也盖以其

同姓不可請命耳既不命于天子哀公君臣遂得而

輕之其卒也不稱夫人其葬也不稱小君春秋亦著

其實而已

公會吴于槖臯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公作運

趙氏曰吳敗齊師魯以為徳故復會之修前好也又為之會宋衛合之以從吳吳主中夏魯為之也按傳言三國會吳經不書者辭吳而自為盟諸侯猶能外吳其會也出于一時之權故為魯諱之也三國盟不書竊盟也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取鄭師而後又伐鄭者三而叛人終不可得于是破錫圍嵒直取叛人于所居之地是謂忿兵而已

冬十有二月螽

書螽以其不時而恒燠之徵也左氏以為失閏非也以三年内所書月日推之自十一年五月甲戌至十二年五月甲辰為三百三十一日是必甲戌之日在十一年五月二十三四之後則十二年五月始得有甲辰十一年五月之甲戌既在二十三四之後則十年三月又不得有戊戌其間已置一閏無疑以此知左氏之妄而又托之聖人其不可據如此以授時歷

推應閏十一年二月與春秋之月日合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師師取宋師于嵒

宋取鄭師鄭亦取宋師佳兵不祥不戢自焚非獨天道好還抑亦人事所不免也

夏許男成卒（成公作戌）　公會晉侯及吴子于黄池

向者吴嘗以爵書矣因諸侯之進之也其後仍舉國號者因諸侯之外之也凡吴之俿進而俿退者非以著吴之善惡而以著諸侯之得失也惟此之書爵則

有不同穀梁氏曰吳子進乎哉遂子矣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國語云趙鞅謂吳夫差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夫諸侯無二君周室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而干其不祥而曰吳公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乃就幕而會趙鞅數語雖屬飾詞然義甚正大固桓文當日所以責楚者無是也吳方有越難恐晉乘之以王命合諸侯而軋己也遂去其僣號以自進于中國春秋因而書爵則此之書

爵者葢實進之而非徒以其文也故首晉侯而又書及以為晉侯功此亦春秋之特筆所謂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聖人之恕以待人引人于善如此左氏稱單平公在會經不書恐未可信國語亦無之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高氏曰楚嘗伐陳而吳救之今乘吳之出會而伐之畏吳也

於越入吳

吳恃勝而驕自謂莫敵黃池方會而越人乘之聞敗而懼乃去其僭號以結好中國亦何及哉豫之小過曰盱豫悔遲有悔書入吳于黃池之後言悔遲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公無曼字

蒯聵在戚十二年矣晉能以大義責衛以至情動衛衛自不能不服晉不知出此而數興師衹以范中行故耳故終書侵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星孛東方者東方悖亂田氏篡齊越人滅吴之徵也

盜殺陳夏區夫區公作彄

與盜殺鄭公子騑同義皆所謂負且乘致寇至者也

十有二月螽

九月之螽以害稼書十二月之螽以恒燠書然害氣所生亦必有傷于物如宣十五年冬書蝝生自不同于書無氷書李梅實之類也劉向以此為恒寒之罰殊謬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麟者仁獸周南詠之禮運云聖王之世麟在郊棷當此篡弑紛拏侵伐縱横之世蜚蜮螽螟不絶于書而有仁獸生于其間即此可以見天地之心剥窮而必復也雖不幸而被獲天地之心終不可泯剥之傳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順者委曲之深心止者維持之大力觀象者觀此消息盈虚之象也士君子身處亂世不以利害動其心觀剥之

上九而知柔中有不變之剛委曲以維持之則消者可以復息虛者可以復盈不食之果旋見朋來既獲之麟亦為瑞應矣故夫伯者之尊王亦其天地之心見于剝窮之日者也聖人為之别擇而表章之委曲以維持之所為撥亂世反之正者用此道也前書天王狩于河陽此書西狩獲麟儼然聖明御世太和在宇宙間春秋為之兆矣聖人知天立命之學大要在于此故以此終焉首年書元亦此義也元者善之長

即天地之心人君賛化罔不在初而已

讀春秋畧記卷十二